

朝花夕拾

百姓记事

## 海子沿

朱丽

小时候，我家的东边有一条小河，人们都叫它“海子”，今天想来，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河水深的原由吧。大人经常嘱咐孩子们不要去海子沿，说那里危险，但海子沿却似一个天然乐园，让小伙伴们禁不住诱惑，竟然成了玩耍的好去处。

海子沿林木葱郁，鸡牛羊随意地跑着，袅袅炊烟飘荡河面，无风丹青即是一幅画，无须吟咏即为一首诗。

海子沿一年四季都很新奇、有趣。

春天的野花在陡坡上层层叠叠地开着，袅袅炊烟飘荡河面，无风丹青即是一幅画，无须吟咏即为一首诗。海子沿一年四季都很新奇、有趣。春天的野花在陡坡上层层叠叠地开着，袅袅炊烟飘荡河面，无风丹青即是一幅画，无须吟咏即为一首诗。小伙伴们滚雪球打雪仗自是不必说，还会用手攒成一个个小雪球，放在小伙伴的书包里、裤兜里或者脖颈里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海子中间有一条小路，上边擦了几块砖头，可以跨过小河。小伙伴们上学放学老是喜欢走那里，就是为了可以在海子沿玩一会儿，所以每到上学放学的时候，海子沿就热闹得像市场，踢毽子、投沙包、擗石子、摔“磕子”……大家玩得亦乐乎，经常会忘记回家吃饭，有的父母会气呼呼地到海子沿把自家孩子吵回家，然后其他孩子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赶忙跑回家，免得自己挨炒，小伙伴们幸灾乐祸。记得，调皮的孩子逃学了，老师就让几个同学下课时去海子沿找，一去准能找到。

海子沿曾带给我很多童年的快乐，陪伴我的简单纯真直至如今，也留下了生命的感动和警醒，让我刻骨铭心。

一个周末，和小伙伴们约好去海子沿玩，玩着玩着，我突然发现河边上有一只漂着的蝉，就想把它捞上来，于是，我找来一根小木棍，蹲在河边一点一点地拨动河水，想让蝉慢慢漂过来，但是越拨蝉跑得越远，河边却被打湿了，一不小心脚下一滑，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当时喝了不少水。一起的小伙伴赶快跳入水中，把我救了上来。小伙伴才比我大了两岁，在面对危险的时候，勇敢地救起了我，我当时只是哭得厉害。

多年后，每当想起海子沿胆战心惊的过往，我都会沉默许久，有心悸、有温情，还有眷恋。

如今的海子沿早已荡然无存，当时的图景也早已成为记忆，但我的梦里时常会出现它，梦里的我依然在海子沿欢快地玩耍。

我想，真正有梦的地方，就不会有虚妄。

晨光熹微，路灯还没有熄。骑一辆老式自行车，穿大街走小巷，来到小城一隅的早市上，从地摊上挑选二十来斤近郊菜农种植的白萝卜，哼着小调回家当下饭菜。入冬以来，我几乎隔几天就重复这一行程这一动作，悠然自得，心情敞亮。

一日三餐，饭桌上都少不了萝卜的影子。生调白萝卜丝，排骨炖白萝卜，油炸萝卜丸子，五花肉、白萝卜、白菜、豆腐、黄豆芽同煨之，萝卜羊肉水饺，萝卜大肉包子，萝卜条蒸卤面，清炒白萝卜丝，萝卜丝粉条汤，生吃白萝卜当水果……虽吃花花样翻新，但都与萝卜形影不离。若天气骤降，气温走低，北风呼叫，她好的白萝卜佐以辣椒同食，满口嚼香，头直冒汗，酣畅淋漓。白萝卜久食之，顺气、润肺、止咳、消积食、助消化……益处多多。

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”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”“头伏萝卜二伏芥，三伏好种大白菜”……这里说的“萝卜”，我的感知指的全是白萝卜。说是白萝卜，由于种子的改良，从市场上买回来的，除根部有少许白色外，通身基本上都是脆青色，个个水灵灵、沉甸甸，瓷实光滑。而过去的白萝卜，长在地下那半截是纯白色的，露出地面的是青色的，白、青几乎对等。



一江秋水浸寒空(国画) 吴刚

艺术是人类审美观念、审美趣味的物化和体现，也是生存理想的展现。因此，即使不从事与艺术有关的职业或劳动，艺术也应该是我们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。而正是信仰把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。信仰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它恰似引力巨大的物质，带领我们去对“美好的存在”进行理性的揭示和表达。

在读赵克红的《岁月留声》时，我自始至终感受到了一种信仰的强大力量在统领着书中的每个文字。这个信仰里有辽阔的爱，有渊博的学识，有对生命的尊重，而且没有边界，永远扩展着激励自我和温暖他人的领地。

这种文艺评论专著可以看作是树立一种文艺创作的信心，帮助我们找回生命生存中的光明和道路，并以此抵御现实生活中那些腐朽事物的侵蚀。因为有信仰，赵克红能够站在应有的高度上，毅然担负起繁荣一方文艺事业的重任。文艺评论要起到激扬清、推陈出新的作用，在具体的批评中挥动荆棘大棒是必须的，但赵克红的评论虽然也是实事求是褒有贬，但是在荆棘丛中却满是和煦的阳光，充满了对文友们的

## 与萝卜相伴的岁月

刘传俊

萝卜怎么做都好吃，百吃不厌，加之现在调料多样、品种齐全。萝卜好吃，但来之不易。从头伏下种，到入冬来斤近郊菜农种植的白萝卜，哼着小调回家当下饭菜。入冬以来，我几乎隔几天就重复这一行程这一动作，悠然自得，心情敞亮。

一日三餐，饭桌上都少不了萝卜的影子。生调白萝卜丝，排骨炖白萝卜，油炸萝卜丸子，五花肉、白萝卜、白菜、豆腐、黄豆芽同煨之，萝卜羊肉水饺，萝卜大肉包子，萝卜条蒸卤面，清炒白萝卜丝，萝卜丝粉条汤，生吃白萝卜当水果……虽吃花花样翻新，但都与萝卜形影不离。若天气骤降，气温走低，北风呼叫，她好的白萝卜佐以辣椒同食，满口嚼香，头直冒汗，酣畅淋漓。白萝卜久食之，顺气、润肺、止咳、消积食、助消化……益处多多。

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”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”“头伏萝卜二伏芥，三伏好种大白菜”……这里说的“萝卜”，我的感知指的全是白萝卜。说是白萝卜，由于种子的改良，从市场上买回来的，除根部有少许白色外，通身基本上都是脆青色，个个水灵灵、沉甸甸，瓷实光滑。而过去的白萝卜，长在地下那半截是纯白色的，露出地面的是青色的，白、青几乎对等。

萝卜窝里挖出两个萝卜，或炒或腌，同红薯面糊涂或者玉米糝红薯饭同食，津津有味。吃早饭时，头天晚上腌制的白萝卜没有吃完，搁在菜碗里结了冰，放到热饭里暖一暖照吃不误，因有萝卜就心满意足了。春节前夕，家里要“煮肉”，备下以犒劳忙碌了一年的家人和招待客人。对于“煮肉”的汤水，母亲青睐有加，切了大块萝卜放入锅里炖熟盛放在一容器内，每顿饭时舀两勺热汤配着饭吃，直到萝卜发酸也舍不得倒掉。春节期间，家里来了亲朋需倾其所有热情款待，“蒸碗”上面是大肉，肉下衬的仍是萝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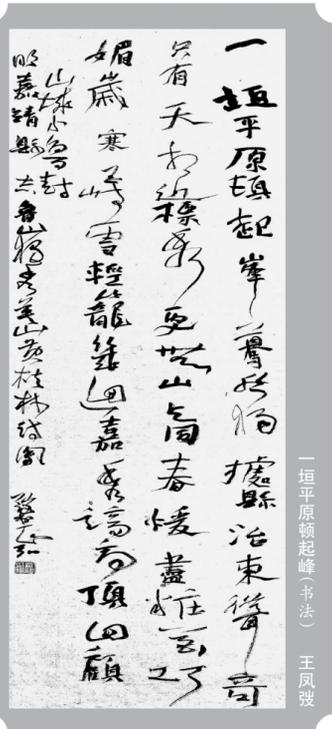
春天里，地温渐升，窖里萝卜上半截的青褐色不少，黄膀俱多。得给萝卜换个姿势，不然，内里的水分就会流失变糠。父亲就将窖内的萝卜全部挖出来，清理土坑，再将萝卜整理一遍，把像模像样的头朝下摆放好，接着再泼水、晾干、封土。那时红薯是主粮，一天三顿红薯饭，离了红薯不算饭。春季，窖藏的红薯长黑疤、浓坏了，接替红薯丢锅充饥的，理所当然就是白萝卜了。当天气越来越热时，父亲就将窖里的白萝卜全部挖出来切成片，母亲拿大针线穿纳鞋底才用的细麻绳，将萝卜片一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晒干。缺菜之时，取几片萝卜干用开水一煮，撒一小撮食盐，

就是一餐美味可口的菜肴。
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物产丰富多彩，蔬菜啥时都应有尽有、可信手拈来，一年四季均有新鲜蔬菜端上普通百姓的饭桌。但我总忘不了与白萝卜相伴的岁月。

我忘不了，春雨霏霏的日子里，村南头的牛棚一角，来卖瓦缸的外乡人用换来的干萝卜干用开水煮了，吃得有滋有味，一脸幸福的样子。有一阵子大刮“尾巴”风，我们那地方本地地头宽，土质厚，在地边、田头自种菜自吃绰绰有余，绝对能“保障供应”。可一年春节前，竟然连普通的白萝卜也存不上，无法过年。父亲只好到五十里外位于山区的外婆家挑回来一担白萝卜，才解了燃眉之急。他咬牙担着萝卜走进院子那表情，几十年的生活里总也抹不去。我上高中那年深秋，萝卜收获了，母亲不再犯愁了，每周都要为我腌一大瓶萝卜条咸菜，让住校的我搭伙吃饭。那个从药铺找回来的咖啡色广口瓶，还有那萝卜的味道，我一生也忘不掉，时时回味，好香好香啊，在萝卜下来的季节尤其甚。

萝卜香连起了过往日月的永恒。如今再咀嚼嚼吧，好像品出了萝卜香里还有另外一重悠长的味道，那味道里蕴含着我的乡愁，似盐水，又似彩虹。



一垣平原崛起(书法) 王凤坡

人与自然

## 霜花白

王永清

在某一个有雾的日子，霜就下了，像撒了一层薄薄的盐，风变得生硬了，给热乎乎的脸来点儿刺激。走在旷野里，有一种缩手缩脚的感觉。

霜打过的青菜，如浆洗过的衣服，摸起来有种板挺的感觉，太阳一晒，就柔软了，那绿啊，愈发翠看，在菜的每一条经络里流动。扯一把洗净，沥水，过油一炒，吃起来没有青涩气，格外鲜甜可口。

父亲家里栽了几棵橘子树。上次回家，树上挂满了青皮橘子，父亲用几根木棍撑着，怕压折了枝丫。前天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说下霜了，他用草绳子把树围了，免得冻伤，每个黄橘子都套上了塑料袋，等我回去亲自摘呢。放下电话，眼睛湿润润的。乡下的柿子树丢弃一切琐碎，枝丫疏朗交错，衬着高远的天空。黑褐色的枝头高高地挑着几枚火红的柿子，宛如老太太头上扎的几朵红花，成为冬日里最美的风景。我吃过霜打的柿子，轻咬一个小口，放在嘴边美美地一吸，一股清凉的汁液便流进嘴里，那香甜清嫩的感觉，充盈了每条神经。

落霜时节，我和朋友王胖子去五道峡看枫叶。峡内群峰耸立，层峦叠翠，飞瀑流泉。漫山遍野的红枫、黄栌，迎霜摇曳，层层叠叠，溢彩流光。王胖子拿着相机狂拍不止，说想盖一间小茅屋，终老于斯。我在丝丝凉意中俯拾一两片落叶，闭目沉思，觉得自己和自然真正融为一体了。

“霜瓦新霜侵晓梦，在清凉的月光里，霜落在屋瓦顶上。瓦上的霜，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面粉，却不能完全遮盖住瓦楞的黑。中年的我，搬一张椅，沏一杯茶，坐在院内看月光。蓦然想起余光中的《白鸟》：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，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。

无论是风景还是人，在霜的映衬下，都异常地优美、抒情。戴望舒在《霜》中写道：“九月的霜花，十月的霜花，雾的娇女，开到我要鬓来。”“妒边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”，韦庄笔下的卖酒女子，如月光般美好，露出了手腕白如霜雪，让人遐想万千。霜落下来了，是那浅浅的一层，铺在我故乡屋顶的瓦上、柴堆、草垛、田野上。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我从小家乡的石桥走过，把霜踩成一个脚印，一个接着一个向前延伸。那些石桥上的霜，也被鸡鸣们踩过，被放牛的山娃子踩过，可能也被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早早起行的旅人踩过，乡愁也如加堤之水，弥散开来。

一个清晨，寒风中，一个菜农挑着一担菜在卖，菜上、头发上、眉毛上都挂满了霜。我一个人站在一侧，看他拉开嗓子吆喝着，霜也跟着动。人活着，都那么不易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像霜，它背后一定潜伏着一程又一程的好风景。

新书架

## 水从黄河来 涛因思客涌

杨海燕

“河南思客作家文丛”《水从黄河来》，是河南思客编辑部打造的一套作家文化丛书。丛书一套5册，分别为《岁月驻芳华》《光明浅吟》《中原民俗语解》《写给远方的人》《秦川旅游风物记》。

《水从黄河来》丛书60多万字，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丛书内容主要是作家创作的散文、随笔、游记、诗歌，还有流行于中原大地的民俗俗语，具有很强的文学性、可读性、故事性、史料性。一篇篇散文如行云流水，一篇篇游记如身临其境，

所收录的文章多数为作家的精品文字或代表作。

河南思客自成立以来，坚持为作家、作者的成长倾力提供服务，坚持为读者生产优质文化产品，经常组织作家深入基层采风，体悟一线生活，深得作家的认同和读者的肯定。“河南思客作家文丛”的出版，既是河南思客签约作家队伍实力的展示，也是“中原豫军”文学水准的一个缩影，为作家结集出版、宣传推介自己的作品摸索了一条路子。

想都表现在他的评论观点之中。

也因为有信仰，赵克红在文学和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，生命深处的熔炉一刻也没有冷却和熄灭过。“当代，在创作思想上，我们如何用文学的经验叙述穿透生命、穿透心灵？如何用文学完成自我审判、自我救赎？如何激发探寻真理和生命真谛的心性和勇气，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挖掘人性的本质，找到苦难的根源，揭示燃烧在残酷无底深渊中的人间至爱……”《在文学中传递温暖》。在这篇评论中，赵克红一连画了十余个问号，他所寻找的答案，同时也是所有具有生命意识的作家所面对的重要课题。因此赵克红在对生活横向观察的同时，不乏对当前现实生活的深度把握。

赵克红的这本文艺评论集，让人看到他背负信仰的大旗，在文艺的田野上奋勇驰骋，身后是现实的高山流水，面前是精神的无尽苍茫……在陪伴他人走在文艺创作荆棘丛中的同时，自己也一起经受着灵魂刺痛的风险之旅，而他的内心是广阔的，不断把世间宝贵的阳光洒在每一位同行者的身上，留给岁月的一定是天籁之音。

书人书话

## 信仰的荆棘与阳光

段新强

爱护、扶持之情，他也在帮助和培育广大作者的过程中获得了最纯粹的快乐。

因为信仰，赵克红广阅博览，积累了丰厚的文艺修养。在文学方面，他树立了对的审美关系，这不是被动的阅读，而是形成了新的艺术创造。因为信仰，赵克红对每一个文字、每一个艺术符号、每一位文艺作者都给予了尊重。他深知作品创作的不易，甘愿做一个忠实的读者和观众，始终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去看待面前的作品，不论其优劣高低，都给予最大的真诚。哪怕是发现原作中有一点点的亮光，他也要满怀崇敬地将其翻拣出来，郑重地呈现给大家。他与原作之间保持的关系远远高于文字的对话，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相拥。赵克红的这种思

《寄情书法，用心开垦翰墨天地》。面对浩瀚深邃而各呈异彩的艺术世界，赵克红以自己丰厚的生活阅历、艺术素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，与艺术作品之间构成了对的审美关系，这不是被动的阅读，而是形成了新的艺术创造。因为信仰，赵克红对每一个文字、每一个艺术符号、每一位文艺作者都给予了尊重。他深知作品创作的不易，甘愿做一个忠实的读者和观众，始终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去看待面前的作品，不论其优劣高低，都给予最大的真诚。哪怕是发现原作中有一点点的亮光，他也要满怀崇敬地将其翻拣出来，郑重地呈现给大家。他与原作之间保持的关系远远高于文字的对话，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相拥。赵克红的这种思

## 连载



上去理论，被吴秀娥伸手拉住。钱支书笑道：“那是个不讲理的媳妇蛋子，你跟她一般见识干嘛！”

朱主任气得脸色发青，呼呼直喘粗气。

郁洋想起自己买的那箱珠子还在车上，对朱主任说：“你在村部坐会儿，我去找孙连发一趟，给他找了个项

目。”朱主任眉梢一挑，一副非常意外的神情。郁洋简单介绍了穿珠子中间的情况，朱主任点点头，然后伸手拍了拍郁洋的肩膀，说：“快去快回。”

郁洋开车到孙连发住的猪圈门口，将箱子从车上抱下来。孙连发正拿着长扫帚扫地，虽然是猪圈，但里里外外被扫得干干净净。他看着郁洋将箱子打开，透明塑料袋装着一包包五彩斑斓的珠子，说：“我以为是吃的东西呢！”郁洋有点尴尬，脸色一红说：“孙大爷，我给你找了个项目，帮助你脱贫。”孙连发张着嘴，似乎有点茫然。郁洋说：“我示范你看一下，你将这小珠子穿成手链，每25颗珠子穿成一串，一颗不能多，一颗也不能少。不需要技术，是个功夫活。你不用急，半年时间将这箱珠子穿完，我给你1000块钱工钱。这项目可不好找，我费劲帮你争取来的。”

说着话，郁洋用箱子里配备的针线穿成一个手链，在阳光下晶莹剔透，放出幻彩夺目的光。孙连发睁开眼，似乎觉得非常神奇。他放下扫帚，学着郁洋的样子，颤抖着尝试穿针，连穿了数次，线都没能穿进针孔。郁洋扑哧笑了，说：“穿针比较难，针穿好以后，穿珠子反倒容易了。”说着，郁洋将

自己穿好的针线递给他，让他试着穿珠子。孙连发用针尖对着珠子中间的小孔插了一下，却一下插手指上，沁出了血。郁洋心里一颤，忍不住有点心酸，觉得自己简直是在造孽。孙连发却并不在意，他又试了一下，终于穿上了一颗珠子，张嘴笑着说：“行。”郁洋装着开玩笑似地说：“如果穿不好，可以让你儿媳教你嘛！”孙连发嘴里的牙齿快掉了，张开了嘴巴像个枯洞，他竟然笑着点头说：“好好啊！”

郁洋将那箱子珠子放在孙连发床头的箱子上面，说：“你慢慢穿，不要着急，过年时我来看你，给你发1000块工资。村里55个贫困户，我首先帮你找到这个扶贫项目。”

重新开车回到村部，郁洋看到朱主任正在门口的一棵枫杨树树下和人争吵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那个儿子去武汉做手术的李道顺。只见李道顺揪住朱主任的衣领，一脸虎着脸说：“别光顾着发奶粉，那2800元到啥时候给？”朱主任身子往后撤，却又无法挣脱李道顺揪住他风衣的手，嘴里说：“你放开，我是说特别困难的贫困户，由财政兜底给2800元，你虽然欠了十多万的外债，但目前生活并不困难。谁能不欠点外债呢，我买房子还

向兄弟姊妹借钱呢！”李道顺瞪着眼睛说：“这么说你是不想给了？”朱主任说：“看政策落实情况，目前财政兜底政策还没有出台，我说的也不算。”李道顺的话题一转：“现在村里人都说我回去去武汉医院装了个假东西，不一定管用，是不是你说出去的？”朱主任一时语塞：“我……我都没到村里来，往……哪里说。”李道顺的脸变得扭曲：“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人，对外人谁都没说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”朱主任脸色一白，说：“谁说装的假东西，不是说隐蔽性……”冷不防李道顺突然手一抬，“啪”的一巴掌打在朱主任脸上，朱主任身子往后一趔趄，差点儿摔倒，呢子帽掉落在地。

郁洋紧走几步，大声喊道：“李道顺，怎么敢打人？我现在就报警！”说着掏出手机要拨打110。李道顺眼冒寒光，冲郁洋吼道：“报警老子也不怕！让他别闹我儿子是啥病，他非逼着问。问清之后答应给2800元又不兑现，并且还到外面散布，说我儿子去武汉装了个假东西！让你他以后如何谈女朋友，如何做